夜光杯

这个小秘当然是指我太太,从 小姑娘到老太婆的这个太太。总觉 得我这位颇有些与众不同,写来恐 怕朋友们会会心一笑。至于她是否 笑得出来,只有听天由命了

想从前,我若应邀去外地参加 活动或演出,都是光杆司令一个,独 来独往,并不觉着有何不妥。尤因我 习惯于健步如飞, 再加上听我戴着 墨镜后的声音, 都以为我最多也就 三四十岁,我倒很享受这种错觉。但 七十一过,儿女们便再三关照,我已

列入"保护动物"行列,从此 一定要让他们的妈妈全程陪 同。我还想犟, 却遭到我太太 的一声棒喝:"你敢!"敢吗? 我当然不敢。再说,一想到我

太太可获得一份暂时摆脱厨房油烟 的轻松,我心里也就喜欢起来。何况 前几年在山东主持一台节目,演出 前在小宾馆的浴室悬空摔倒在地的 那份惨列——右边整整—排肋骨根 根骨裂,直是至今心有余悸,那回疼 得我叫不出来,也幸亏没使劲叫唤, 万一哪位女服务员闻声奋勇冲将进 来,那岂不尴尬。于是,我就有了"小 秘",亦是我的服装助理,我的化妆 参谋,再兼我的财务总监。

我以为这下我可洒脱了,我动 嘴,她动手,妙哉。谁能料到我这个 小秘却是个不靠谱的朋友,真能折 腾,常让我提心吊胆,火冒三丈,又 哭笑不得,

先说说启程。

比比

准时或提前到主办方报到,我 - 向极重视。因为万一因我不慎或 疏忽,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不但有损 干丁作,而目也有损我的信誉,这两

的小鸟。

眼前。

调,可以当大兴安岭的形象大使!

木,铁轨下的枕木,以及家具、纸张。

是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公园里的这

是大脑专门记忆植物的功能被关闭

些树,我弄不清谁是谁,就算它身上挂着

铭牌,就算你告诉我它的名字,我还是记

不住,就像记不住那些在树上飞来飞去

了?又好像没有。前些年,消息传来,大兴

安岭林区开始全面禁伐,那里的树,尽管

远在天边,尽管多年不见,却立即来到了

那伟岸挺拔、直插云霄的,是落叶松;身材同样高

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是在1971年。那年初冬,我和

大,却站得更直、模样更俊的,是樟子松;那躯干银白、

体态苗条的,是白桦树。落叶松和樟子松像气宇轩昂的

汉子, 白桦树像婀娜多姿的女郎, 它们站在一起很协

其他知青一起,从上海来到大兴安岭腹地的一个林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树,第一次感受到原始森 林的浩瀚,但我们不是来旅游的,而要在这里安营扎

寨,采伐木材。第二年一开春,我们就早出晚归,肩挑手 扛,在干涸的沼泽地上修筑一条简易公路。入冬后,我

们又手握短锯,把粗大的松树一下一下锯倒,再截成一

段段原木,四人合抬,顺着这条被冰雪覆盖的路,将它

们运下山。最终,那些树涅槃重生,化身为矿井里的坑

者我都很看重。所以,若赶火车,我 宁可提早个把小时去候车, 坐在那 儿发呆,心里却踏实。而我这个优雅 的"小秘", 正好和我相反, 她是个慢 性子, 走路也慢条斯理。每回她都不 留余地,时间核算得那个精,直直急 煞人!有一回真出了险情。以为目的 地离上海不远,于是预留时间不多。 没料到堵车、自助取票又排长队,心 急慌忙居然还找不到检票口, 结果 等我们跌跌撞撞跳上列车, 一分钟 不到,车轮就启动了,让我吓出一身

瞧瞧我这个"小秘"

童自荣

冷汗,长出一口气。回头看看我这位 太太,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依然淡 定,还笃悠悠飘来一句:"我说来得 及嘛,着什么急。"我本已有气,此时 更是火冒三丈, 恨不能立马让她下 -当然说说而已, 但一顿不客 气的训斥是不可避免的了:

"你给我听着,像你这副腔 调,放在我们上译厂不把你 开除才怪! 行了,快去,快去 给我找位子!

得,到了候场的地方,按说这之 后应当太平了吧,你若这样想,未免 太天真。真是天晓得,不止一次,她 会在这种时候玩起"人间蒸发"。仗 着她对我 100 个放心 (我会提早两 ·节目去候场),她就乐得到处看看 风景、浏览浏览场地设施,顺便考察 考察当地的饮食、穿着什么的,害得 我不得不发动群众到处去寻找。还 好,到了台上,这一切都忘了。

> 关于我这位 小秘的\\\/ 绩(其 实是"拆烂污"的 事).我还可举出 许多,事实上,我

真要叫她老婆大人了,往往在我最需 要她出力的时候,忽然就没了影儿。 当然,一会儿,她总会没事儿一般,像 仙女一样飘然而至,原来是去卫生间 了。见鬼,不是刚刚上过厕所嘛!

当然, 这个好让人闹心的小秘 也并非一无是处。比方,她确实可在 服装方面给我很好的意见。我猜不 透她在这方面上级别的审美源于何 处。想她幼年时,只是个扎着两小 辫, 围着湖州一个小镇上居住的外 婆转的上海小丫头啊。不过,有时对

我上下身的搭配,头上如何 操作,脚上着什么鞋等等,又 过于挑剔, 无视我个人的爱 好,使我这个马马虎虎的男 人十二分不耐烦。她往往兴

致勃勃,没完没了。我却终于憋不住 了,大喝一声:"行了! 我就这样了, 结束!""淫威"之下,她可以闭嘴,但 心里是不服的。这边我总算告一段 落,大大松了一口气,那边她又开始 在那儿折腾起自己来。这个一向低

> 调的主,现在在穿着、发型上 也开始绝非奢华地讲究起 来,或许是怕坍了我的台?啰 啰嗦嗦、搞七搞八的,我也弄 糊涂了,天哪,到底是你上台

去演出还是我?可叹我在穿着方面 对她毫无要求,可她好像一点都不 领情。这样的小秘你说吃得消?

既然如此,就有好朋友不免悄 悄给我支招:何不炒了她,哪怕再找 "老秘"总可以吧。说实话,我没想 过,我不忍心伤害她。话又说回来, 生活里不时地占缀一占小磨擦、小 磨难,很正常,无伤大雅。我曾说过, 夫妻夫妻,就像哪本小说里描写过 的那样,无非上下楼之际,今天你挡 了我的道,明天我让你过不去,不是 吗?此中况味,相信忠心耿耿的男士 们和同样一心一意的女士们,大概 都感同身受吧。

黑板报,对弄 堂人家来说并不陌 生。弄堂口拐角处 几乎都有一块水泥 砌的黑板报或挂着 一块木制的黑板报。

里弄干部知道我在学 校是宣传干部, 负责学校 黑板报的编写, 便找上门 来让我在业余时间帮弄堂 出三块黑板报, 我当即应

那时,弄堂里几乎没 有人家订报,有收音机的 人家也很少,除了里弄读 报组,黑板报也是一个重 要宣传阵地。她们要我两 周出一期, 内容有里弄干 部给我的一些盲传资料 外,我还自己找些知识类 的内容刊登: 在各个节日 刊登节目的由来, 并配上 题花;配合里弄宣传一些 卫生知识,比如."不要吃 馊粥馊饭""不要生喝自来 水""如何灭鼠""城市不准 养鸡鸭"等等。我还会采访 弄堂里一些好人好事,诸 如学生雨天帮邻居收衣 服,帮年迈的阿婆倒垃圾、 挑水、刷马桶,拾到粮票主 动交公, 踏黄鱼车送老人 去医院……一时间, 弄堂 里学生乐为邻居做好事蔚 然成风。"七一"前夕,我开 辟专栏"我把党来比母亲", 让弄堂学生踊跃投稿,我 选择刊登。有的学生还主 动来帮我揩黑板, 面插图。 一次我正在抄写后弄堂阿 三的征文, 去买馄饨皮子 的阿三他妈看到了, 开心 得不得了, 煮好馄饨后端

我为弄堂出 板 根

为了出好黑板拐,我

到黑板报前给我吃。

买了不少《黑板报报头》《黑 板报参考资料》《怎样设计 黑板报》这样的书刊,里面 有不少可参考的黑板报美 术字和设计图。我又买来一 块小黑板,在家中勤学苦练 美术字:用揩布沾水练写空 心字, 再用粉笔勾勒出字 体。黑板报的通栏标题,我 写的都是空心字。看到报纸 上的题头题花,适合在黑板 报上用的,我都会剪

贴下来备用。我还去 学校找美术老师请 教. 他让我写粉笔字 时不要打格子,黑板 报四周要留出空隙,粉笔颜

色要有变化,但不能五颜六 色,报头要新颖,字体要美 观,题花不宜多……老师的 一番点拨让我受益匪浅。

每到出黑板报的日 放学回家我抓紧做完 家务,搬只骨牌凳,就站在 上面开始出黑板报。好几 次写得入神,一脚踩空,从 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次,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凳 子,摔得我额头上起了-只"青皮蛋",母亲还以为 我与人打架了。

有的水泥砌的黑板报 水泥粒子粗,又不平整,写 起来费力费时。木制的黑 板报日晒雨淋,表面趋裂, 黑漆脱落, 在书写前我得 先涂上一层黑板漆。有时 没有黑板漆,干脆刷上-层墨汁,虽然黑板靓丽多 了, 但书写时更谨慎了, 不能写错字,否则,揩布

一揩,就是一辦墨 汁,老化的地方又

新民晚報

会原形毕露。 有的黑板报上 方没遮没掩。夏日.

刚刚精心出好的一期黑板 报,一场暴雨下来,被冲刷 得荡然无存,令我十分沮 丧,只好在雨过天晴时从头 再来。里弄干部几次见状, 就请来木匠钉好了雨篷。

不少时候, 里弄干部 看我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写 粉笔字,会为我送杯绿豆 汤或大麦茶来。冬天,我手 上长着冻疮,手指不灵活, 里弄干部也会送给我一盒 冻疮膏或一只蛤蜊油,有

时也会冲一杯姜茶 送给我,让我暖身。

曾经,各个学 校组织中小学生外 出 检 废 钢 铁 上 缴 ,

我让里弄干部去附近学校 要来了弄堂学生捡废钢铁 的上缴数,用表格列出,一 下子引得大人小孩都来围 观。有的上缴少的家庭看 到后,倾巢而出,拎着篮 子、铅桶去弥补;有的人家 推着自行车、拉着"劳动 车",到很远的地方去。没 想到,一张小小的表格居 然让全弄堂都行动起来。 这也让我受到启发, 此后 诸如爱国卫生运动,灭鼠、 灭蟑螂,做砖头等,我都用 表格列出各户人家的上缴 数,受到了居民的关注。

弄堂黑板报,是"小窗 口、大阵地",传递着最简 单、最温暖的关怀,内容紧 贴弄堂的人和事,满满的 正能量, 也是一个时代的

弄堂旧趣录

书签随想录

书签,一叶奋进 的风帆, 航行于浩瀚 的书海之中。又牵引 生命之舟,一路疾讲,

驶向无限。在这叶风帆下,我们将变得富有……

这尘尘三角形的书签是面直正的犁铧。它穿行在书 籍的丛林,垦拓在心灵的土地,履行着消除荒芜的责任。

请凭依在这里吧,每本书都是个眺望世界的窗口。 透过它,你将览尽逝去的历史、眼前的现实,同时能看

到一条诵向未来的路…… 不要畏惧静夜中的寂寞。当你挑灯苦读的时候,这

寂寞和孤独,往往蕴含着最动人的腾喧与欢乐。

我什么

话呢? 乖 乖吃饭睡觉,不要过于吵闹,帮 我做力所能及的事。有时候也会

想,我养他小,将来他能养我老。

我经常会问他, 你爱妈妈 吗? 他说,爱。我又问.爱妈妈哪 里? 他用手指指着我的脸蛋说 爱妈妈脸蛋,眼睛。后来的答案 延伸到,爱妈妈的眉毛,手手还 有腿腿。哪怕我不太漂亮,不完 美,他依然是说,妈妈漂亮;哪怕 我的暴脾气有时不受控制地向 他宣泄,他依然爱我,接纳我的 坏情绪,从不因此说不爱不要妈 妈之类的话。

常常感叹世间父母那如山 如水的爱和无悔的付出最是无 私, 其实还有一种爱更无私,那 便是孩子对父母的爱。是啊,孩 子的爱十分简单,就是爱我这个 妈妈本身。我应该像他学习,去 爱他的本身,接纳他的一切。

每日三省吾身,谢谢你我亲 爱的孩子,让我努力学习去做更 好的妈妈,以匹配你的爱。



共醉金秋 方忠麟

说实话,那时的生活真艰苦,冬季凿冰为水,常年 黍稷为粮;劳动真繁重,除了筑路伐木,还要进山扑火。 劳作之余,我常常望着那些树出神,想着想着,有时就 把自己想成了一棵树,也像它们那样坚忍顽强:"咬定 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不怕冬季漫长,也不怕 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极寒,春天一到,照样再长新绿,继 续向上! 两年后,我刚适应林区生活,又随原先的队伍到了 大庆。油田有高高的井架和巨大的油罐,就是没有什么 树。深入地下采油的管子,凸出地面的那段有点像树 干,装了仪表和阀门,旁逸斜出,又有点像树枝,大家叫 它"采油树" 假的树难挡真的风,油田常常刮大风。"一年刮两 次,一次刮半年。"当地人这么说,既夸张,又无奈。最厉 害的是"大烟泡",刮将起来,天地一片白茫茫,狂风裹

> 地往里走,站定后,我低下头看 隙之中,想起在哪里听过,-孩子画了一幅画, 画里全是腿。

带三岁的儿子去大学里看 公益演出,出了门,他高兴地一 路蹦蹦跳跳,一直叫我,妈妈、妈 妈……我们去幼儿园……这半 年来,他一直很想去幼儿园上学 或者说去玩耍。我说,我们是去 大学城里,不是幼儿园。如此反 复对话几次。由于最近诸多烦心 事缠身,加上急着赶路去乘地 铁,怕时间赶不上,便不很高兴, 也不想继续回应他的雀跃,还不 耐烦地说,可以别叫了吗?他仰 起头看着我,用唇语说,我们去 大学城。我嗯了下。他再不说话 了,跟着我的快节奏。

拉着他终于挤上地铁,艰难 着他小小的身体夹在大人的缝 老师们在一起琢磨了很久才明 白,因为孩子平视过去,看到的 都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的腿。这幅 作品告诉我们,蹲下来跟孩子平 等的交流。突

然为自己 境,就已经融入。想到这些,我的

刚刚的不耐烦而懊悔,懊悔自己 的自私,懊悔自己居高临下,懊 悔自己强拉硬拽让他跟我走得 一样快, 懊悔用那样不耐烦的态 度去对待天真单纯的他: 也为没 有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惭愧, 让他跟我挤地铁。可是他,从来 没有抱怨过任何什么。没有要求 我开车带他出去玩耍,没有抱怨 不想坐拥挤的

地铁,没有怨 怼我不给他买 精致昂贵的玩

来重庆后,我们租住在小房 子里,搬进来后,他说了几次,妈 妈,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 我敛起尴尬,笑着回应他,是的, 爸爸妈妈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 里。他高兴地在床上一跳一跳 的,根本不为房子的狭小简陋而 将快乐减掉一半。 这几年居无定 所,身心俱疲,让他也跟着我们 四海为家。不管在哪里,我陪在 他身边, 他几乎不用适应新环 心酸楚无比。

更无私的爱

他天性好动,除了睡觉时间 是个安静的美男子,醒着的时候 静坐不了三分钟,尤其喜欢在户 外玩耍活动,所以每次说要带他 出去,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偶尔 允许他吃上一回零噹或是一根 棒棒糖,就能换得他一整天的好 心情。他那容易满足的心,也时

> 刻感染着我。 睡前跟丈

夫说起这一天 的心情,我说, 我也反思过

了,我们都应该对待孩子更耐心 些,不要总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就大声对他说话,不给他好脸 色,他从来都没嫌弃过我们是他 的父母,没有抱怨过现在的居住 环境,你把他吼了,几分钟后他 就忘了,又对你笑得喜滋滋的, 叫我们爸爸妈妈……丈夫听了 100 日无言。

我对孩子的爱,是无怨无 悔,但不完全是无私。我希望我 对他好了,他会更听我的话,听

1964年到2014年,整整 50年,它们听任索取,默 默奉献。它们也是功臣,而 且是国家的功臣! 所有的树都在开心地笑。

着雪粒,狼突豕窜。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大兴安岭的

之间有绿地的城市。树木让城市的环境和空气变好,它

后来,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道路两旁有植物、楼群

我坐在树荫下,不知不觉,眼前的树木幻化成了落

那些树,如果有它们在,"大烟泡"何至于这么嚣张?

们对城市有功,偏偏我记不住这些功臣的名字,惭愧!

一阵风吹过, 我听见

叶松、樟子松和白桦。从